

品花寶鑑

皇元會鑑

品花寶鑑

第十九回

述淫邪奸謀藏木桶

逞智慧妙語騙金箍

話說魏聘才自得仲雨傳授。依法行之。先於林珊枝面前。獻盡殷勤。又於八齡班。賠盡辛苦。珊枝本係聯錦部有名小旦。繼進登春班。華公子看中了他。遂以重價買進。後來之八齡班。皆係珊枝所教。這林珊枝不消說是音律精通了。魏聘才本是箇伶俐人。崑曲唱得絕好。就是吹彈也應。

酬的上來更兼舊年一路同著班子來。船中又聽會了許多戲文。到京後又三天兩天的聽戲。自然又添了好些曲子。一日林珊枝教玉齡唱曲。適值聘才閑闖進來。珊枝就請他坐了一面教著。剛剛這曲子是聘才最得意的。便在旁幫起腔來。五音不亂。唇齒分明。竟唱得出神入妙。把箇林珊枝到驚倒了。卽由此相好。就在華公子面前朝朝暮暮。稱贊聘才。華公子是最信珊枝的。他又不輕易贊人。他肯贊好。必是真好了。心上就有了這箇人。那八齡班內的。

都是些蘇揚人。脾氣自然相合。聘才會討好。今日送這箇一把扇子。明日送那箇一箇荷囊。總是稱心稱意。小孩子歡喜的東西。覺得這位師爺。實在知趣。至於管總的。辦事的。尤巴結得周到。不到一月。竟人人說起好來。閻王二公是不必說。就張顧兩位。雖然也會拉攏。無如總不及聘才之和氣周匝。鞠躬盡瘁的光景。一日打聽華公子出門去了。聘才約了張笑梅出城。笑梅要找馮子佩。二人同車。卽到馮子佩家來。這子佩是與華公子最熟的。已與聘才見

過彼此合式。馮子佩也是箇宦家子弟。只因早喪嚴親。又積些宦囊。其母鍾愛。任凭他游蕩歌場。結交豪貴。後來家業漸漸蕭條。又虧了幾箇好友幫扶。所以覺得銀錢應手。服御鮮華。其一種嬌憨柔媚的情況。卻令人可憐可愛。這天張魏兩人出來。帶著一箇小使。到了子佩門口。著小使進去問了。剛好在家。請了進去。到書房坐下。聘才是初次登堂。看那屋子是朝北兩間。鋪設倒也華麗。就覺得滿桌子東西。殘書筆硯玩器等物。顛顛倒倒。亂雜無章。壁間掛

些簫管琵琶。又有弓箭等物。聘才對笑梅說道。小馮這麼一箇樣兒。怎麼屋子裏東西。也不檢點檢點。笑梅笑道。他未必有檢點的工夫。世間人最沒有他忙的。說著子佩走將出來。此時四月盡天氣。一身羅綺。愈顯得嫵娜多姿。未出屏門。先就是一箇笑聲出來。嚷道。你們來做什麼。可是來給二太爺請安的嗎。聘才笑著要說話。張笑梅上前。便一把摟得緊緊的。子佩也就摟了笑梅。大家抱了一抱腰。笑梅笑嘻嘻的道。正是來給二太爺請安的。便把子佩臉

上聞了一聞。又道好香。到不是二太爺。直是個小哥兒。子佩道。你又浪。鬧得二太爺心上受不得。聘才在旁大笑。三人廝混一陣。然後坐了。卻大家講不出什麼話來。聽得門口有人嚷道。馮老二在家嗎。子佩接著道。沒有在家。聘才聽得聲音很熟。只見一人直闖進來。道好阿。你在洞裡頭。還答應不在家。衆人一看。原來是楊梅窗。皆是熟識的。更爲熱鬧了。大家說些無非是遊戲歡樂的話。四人商議道。難道今日說些閑話。就算了事不成。可不辜負了韶光麼。

笑梅道。我們是打算聽戲的。馮子佩道。呸。鄉裏人進城。不認得明角燈。當是豬溺泡。今日是忌辰。還想聽戲呢。楊梅窗道。今日果然是忌辰。咱們做什麼上館子去罷。三人都也高興。子佩又進去換了衣裳。卽同步行出門。到了一箇酒樓。走堂的見是四箇少年。且認得楊馮二人。便覺高興。知道今日熱鬧的。楊八爺道。吃什麼。馮子佩對著走堂的道。你報上來。走堂的一一報了數十樣。四人就點了五六樣。先吃起來再說。走堂的先燙上四壺黃酒。一桌菓碟兒。

遂一樣一樣擺上來。四人飲了一回。又說些笑話。梅窗道。咱們就這麼算了。叫走堂的也瞧不起。叫箇人罷。聘才是最高興的。便道很好。叫誰呢。梅窗笑道。我意中人卻多。又喜歡新鮮。不比人家天天總叫那箇人。我前日見聯珠班內有箇叫玉林。生得很好。一下台就有人同了出去。想是狠紅的。聘才道。料沒有琴官好。梅窗道。那箇琴官。聘才就把新年看戲的話。略述了些。又道。這琴官除了梅庚香之外。其餘見了總是冰冷的。恐怕叫他不來。梅窗道。那裏有。

叫不動的相公。今日你就叫他。聘才心內想道。如今我在華府。他們也應該知道了。自然看我不比從前。就去叫他。如若不來。再叫別箇。梅窗又問笑梅道。叫誰。笑梅道。我叫蓉官罷。又問子佩。子佩道。叫了三人。也就熱鬧。我不叫。我算吃鑲邊酒罷。梅窗笑道。你自己算了相公罷。子佩聽了。含了一口酒。望著梅窗劈面噴來。梅窗一閃。身上卻洒了好些。梅窗道。何必一句話如此著急。必定說著了你的真病。大家一笑。就將衫子脫下。要些燒酒噴了。放在簷下欄。

杆上晾了。便又笑道。可惜這口酒糟蹋了。你何不吐在我口裏。子佩又抓些瓜子殼撒過來。梅窗也就受之而不報了。只見那走堂的進來道。琴官。玉林。都說病著不能來。蓉官就來。聘才原料琴官不來的。只好罷了。倒是楊梅窗心上不快。說道。怎麼叫三箇人。倒有兩箇不來。不知是真病呢。還是推托的。笑梅道。自然是真病。推托什麼。聘才道。還有箇琪官也是狠好的。我正月裏叫過他幾回。倒是全來的。聘才又寫了條子去叫琪官。梅窗另叫了二喜。走堂的

道。琪官打發人去叫了。二喜在那邊陪客。已經吃過飯就散了。走堂的知會了二喜。不多一刻。二喜就過來。對各人請過安。就在梅窗肩下坐了。斟了一巡酒。送了一巡菜。便問道。今日席間還叫誰梅窗道。叫的都是有病的。不能來。聘才見了二喜。便不大歡喜。因正月裏吃了他多少刻薄話。二喜倒不記在心。且那日開發。聘才明日卽已送去。沒有漂他的。所以二喜還看得起。遂問聘才道。從前那一位姓什麼。那箇瞅瞅眼兒。叫小利偷了銀子的。如今總不見。

他聘才道。我如今在城裏住了。這些朋友是不大往來的了。二喜道。你在城裏什麼地方。聘才道。華公府。二喜道。哎呀。華公府。又問張笑梅住處。笑梅道。我同他在一箇宅子裏。二喜道。聽得華公府裏。天天唱戲。他府裏有班子。聘才道。有幾班呢。二喜就到各人面前勸酒。猜拳吃皮杯的。無所不至。鬧了一陣。只不見蓉官琪官到來。笑梅道。奇了。今日是忌辰。倒叫不出相公來。二喜道。還有那箇。笑梅道。你們班裏的琪官。還有聯珠的蓉官。二喜道。蓉官我出門時。

見他到三合樓去的。只怕還沒有散。梅窗道。那玉林是你們同班的。他真有病嗎。二喜道。玉林阿。不要說起。他同琪官前日都鬧了一件事。幾乎鬧出人命來。他們的師傅。此刻還不依。要去告那箇人。琪官今日也不能來的。於是大家問起什麼事。二喜道。說來話長。且喝兩鍾再說。衆人又乾了幾杯。聘才聽說琪官鬧事。便又問二喜道。你就說來大家聽聽。二喜道。有一位廣東奚十一老爺。你們相好不。相好。三人說都不相識。馮子佩道。我會過這人。卻不相好。

你有話儘說。二喜道。這奚老爺是在京候選的。聽說帶了幾萬銀子進來。要捐一箇大官。誰知用動了。就奏不上了。只捐了一箇知州。這箇人真算箇闊手。他一進京先認識登春班春蘭。就天天把春蘭放在屋裏。衣裳金鐲子熱車等類。就不用講了。春蘭的戲最多的。他於春蘭每一齣戲。做十幾副行頭。首飾都是金的。只怕就要值萬把銀子。春蘭的師傅。故意把春蘭叫回。嘔他賺他。零零碎碎。又花得不少。後來替春蘭出師。又花了五千吊。春蘭就跟了他。天

天一炕吹烟。一桌吃飯。譬如這一樣菜。春蘭嘗一嘗說鹹了。或是淡了。他就連碗砸了。幾百吊錢做件皮褂子。春蘭說風毛出得不好。我不要。他瞧一瞧真不好。順手一撕撕做幾塊。再做好的。這算自己的冤脾氣也罷了。既同春蘭這麼相好。就不該鬧別人了。他卻不管。只要他中意。不管人肯不肯。一味的硬來。衆人都靜悄悄的聽他講。聘才道。問你玉林琪官的事。你倒儘拏這冤桶講不完了。二喜笑道。一路講下來。橫豎比戲還好聽些。他哄人有多少法子。